

山河有信 家国同心

家国的底蕴,蕴藏于锦绣山河间,沉淀在故土风物中,流淌在人间烟火里,镌刻在一代代行者步履不停的路上。金秋十月,天朗气清,让我们循着大地的脉络,寻访山水古迹,聆听乡土回响,于观览行思间触摸那份温润厚重的家国情怀。

登游子山

徐祯霞

秋意渐渐深了,江南的风褪去盛夏的燥热,变得清润柔和。数年前来高淳,并不理解游子山的内涵,此次再来高淳,了解到这曾是孔子的游历之地,乘着天色晴朗,我登上游子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心灵之约。

游子山坐落在高淳腹地,不像北方群山那般雄峻,没有险峰峭壁,只是一座低矮的小山,据当地人说,它的海拔只有188.86米。可正是这样一座山,却是高淳的制高点,又因为流传着孔子的故事,让这片土地拥有了格外厚重的分量。

山口处一副楹联“山不矜高较天下名山游子归心堪首座,地犹祈福配江南圣地浮云过眼尽仙乡”,将一座山的内涵概括其中。漫山的松竹长势繁茂,林间飘荡着薄薄的雾气,整座山林透着沉静和儒雅的气息。千百年间,这座山的名字,始终和远行漂泊的读书人紧紧联系在一起。刘禹锡说



鸣秋 孔祥秋 摄

京东奇峰雾灵山南麓的半山腰,镶嵌着一个小村庄。好似随意摆放的几个自然村落,仔细一看,其实都很讲究——建造在最近中的段落,上风朝阳,空气透亮。

这就是大树洼村。大树洼村的5个自然村落,和谐地建造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山上。每个村之间都有相连的山区公路,蜿蜒地把它们串在一起,如同挂在少女项上的珍珠链。村庄四季都美,春天山花烂漫,无限妖娆;夏季墨绿四溢,生机迸发;秋天金色满坡,硕果累累;冬日银装素裹,纯洁无瑕。

早年间,山高、路险、村远,居住在这里的百姓想下一次山,到最近的吉家营村供销社买点生活用品,往返也要一天的时间。到15里地以外的镇上新城子村办事,更要起早打晚、披星戴月了。那时,上山的简易道路只能走驴驮子,往山上运一些大件的東西只能靠驴队。行人则是抄近道,走一条直而陡峭的小路。那是由人随意踏出的山脊走廓,远看像山上的细飘带,近看犹如立起来的天梯,山路弯弯,窄而险峻,随时冒出的石头一不留神就会绊脚。

山高路远的特点,也让这里成了战争年代屯兵藏粮的好地方

孔子毕生期盼的太平世道么?岁月流转,先贤心中的愿景,终于化作人间寻常光景。

伫立山巅,万千思绪漫上心头。2500多年前,孔子为实现仁政理想奔走四方,是心怀天下的远行之人。而我,从秦岭南麓的牛背梁脚下跨越千里,来到江南的高淳,同样是一名带着使命泊在异乡的新时代追梦人。生长在秦岭群山之间的我,习惯连绵群山,听惯山野长风,那片土地藏着我全部的故土记忆。借着苏陕协作的机缘来到这里,做一个文化交流的使者,将美丽的江南文化传播出去,也把陕西的山水故事讲给这里的人们听。

从前我总感觉,游子就意味着背井离乡,满心都是乡愁。登临游子山,读懂孔子当年的喟叹,我有了新的人生感悟。远行之人,不必固守生养自己的那一方故土;山河辽阔,有道是“心安之处即故乡”,能够安放理想、实现人生抱负的地方,都是故乡。

游子山没有秦岭的巍峨,却以纯净的山水、久远的文脉,抚慰着远道而来的游人和游子。世间所有远行,都自有它的意义;身在异乡停留,亦是一场修行。孔子周游列国,把儒家思想播撒到广大大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带着秦岭山野的气息来到这里,以笔墨作桥梁,让陕南的故事与江南的书香相互映照,让牛背梁的云和固城湖的水遥遥相望。作为一个远行者,我的两个心房,一个安放着祖国,一个安放着亲人,因为他们,不论我在哪里,内心都是安然的。

山风徐徐拂过,秋日的暖阳洒在肩头。再次望向山下,村落烟火袅袅,正如文脉生生不息。这座因圣贤传说得名的小山,装得下古往今来读书人的漂泊心事,也接纳着每一个心怀理想的异乡来客。

好者以这段路为素材,拍了许多获大奖的精彩片子。

此外,人们封山育林,保护环境,根据海拔条件栽植不同品种的高山树木,一级一层的不同彩叶,如同分布整齐的色带,别提多美了。几个自然村还利用天然优势,把过去参差不齐的民房修旧如旧,融入新的理念,屋内配以时髦的文化色调和舒适的服务设施,着力发展民俗旅游,实现百姓收入的成倍增长。南梁、大台、青草顶,村与村自然相连,一栋栋民宅,外表不失常清时青砖黑瓦的风格,里面是高标准居住条件,不亚于阿尔卑斯山上成串的别墅。网上推送,相互介绍,会员制经营,这里早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我知道,很多人闲闲时都要到大树洼转一转,看一看。就连从小在山下长大的我,每年也必上大树洼。如今再上大树洼,很多人是不开车的。沿着漂亮的盘山公路漫步前行,一步一景,处处写意,一道道弯,一道道情。有时,和几个小时前的伙伴带上几大杯茶水,坐在盘山路的边坡上,一待就是半天,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尽的情。聊到尽兴时,和着山坡上呼啸的松涛声,朗读一段诗句,仿佛又见早年那挥斥方遒的少年。

站在村庄回首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幅自然天成的山水画:一道燕山之上的长城,西起古北口蟠龙山段,东达新城子镇的白岭关,中间的桂冠点缀,是雄踞天下的司马台段。一道美妙至极的天际线,是画卷的上沿,蜿蜒流转的安达木河清激激池,构成了洒脱的下沿。大片森林的掩映中,古村厚重深远,神秘而美丽。遇到雨雾天,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云在流,游动的村庄,虚无缥缈,如诗如画。

有位朋友在我的推荐下来到大树洼村,走遍了弯弯转转,赏尽了奇观异景,爱不够这个上苍赐予的好地方,连声赞叹这里实在太美,简直就是——天上的村庄。



秋收

刘韵溪 摄

稻穗里的中国

朱先贵

晨露刚把稻叶压出弯儿,那把用了30年的老镰刀,早靠在田埂上候着了。木柄被手汗浸得油亮,刃口磨得发白,连镰头和木柄衔接的地方,都包着一圈旧布条——那是老伴儿怕我割稻时磨手缝上的。我总说10月的稻穗最懂规矩,灌浆时拼了命往饱里长,熟了就谦卑地垂着,像村口老槐树下坐着的老张头,满肚子故事都藏在脸上的褶子里。

我蹲在田埂上数稻粒,得眯着老花眼。指尖上裂了一道小口子,沾着稻壳的细绒毛,痒痒的。刚触到穗尖,锯齿状的稻叶就往口子上蹭,有点疼,但我早习惯了——年轻时割稻,手上的口子比这深。风从东边的河湾吹过来,万亩田畴翻着金浪,往远处的山根儿扑,把辛弃疾说的那股稻香,揉进了每一口空气里。麻雀斜着身子扎进稻浪,啄食时不忘抖落尾巴上的碎光。我挥着草帽赶它们,笑声一出来,藏在稻丛里的蛙就叫开了,跟远处收割机的“突突”声混在一块儿,像极了我年轻时村里唱大戏的锣鼓点。老伴儿挎着竹篮过来,篮子是我们结婚那年编的,竹条都泛黄了,穗头往篮里一放,沉甸甸的。她蹲下来挑稻穗,边拣边说:“这稻穗秆得选粗细匀的,扎出来的扫帚,扫得起灶台上的油垢,还不伤铁锅。”

晒谷场上,金黄的稻谷摊成一大片,像一块流动的锦缎。老伴儿握着木耙的手满是老茧,推耙时身子得往前倾,姿势像在跳舞。这舞,她跳了60年,从我们用牛轭拉犁的年月,跳到无人机往田里撒肥的今天。我坐在场边的石墩上看,脚边放着老风车,以前扬谷全靠它,摇得胳膊酸,糠皮还飞一身,现在虽不用了,我还是舍不得扔,总想着哪天再摸摸那木把手。正午的日头毒,把稻谷晒得发烫。我抓了一把放进嘴里,牙齿刚碾开谷壳,新米的清甜就炸开在舌尖。

暮色漫过田埂时,收割机“突突”地驮着金黄回来了。余主任戴着草帽在田边记账,手里拿着个智能手机晃:“‘番坝

碾米’在网上卖火了,刚上线就抢空了!”我凑过去看,屏幕上花花绿绿的,他教我点那个购物车,我手指头笨,点了好几下才点中,惹得旁边的人笑起来。灯光从农户的院坝漫出,照着堆成小山的稻垛,老伴儿把晒干的稻草扎成捆,说要留着给刚出生的重孙做个谷穗枕头:“睡在上面能闻见大地的味道,娃不容易闹夜。”

夜里,稻田静得很,只剩秋虫在稻茬间低语。我躺在谷堆旁,抬头看月亮,忽见几粒稻谷从穗头坠落,在月光里划出银亮的弧线。想起以前村小学的老师教过“蝉鸣稻叶秋”,现在躺在稻堆旁听着虫叫,才觉出诗里的味道。千年前的诗人或许也这样望过月亮,只是那时的稻田,定然没有现在的热闹——无人机在天上巡田,直播间里的姑娘举着稻穗带货,冷藏车连夜把新米送往千里之外……

清晨的雾霭里,身穿白大褂的科技特派员格外显眼。他蹲在稻田里,拿个小型仪器往稻穗上一贴,屏幕就亮了。他对我说,这是测晒含量的,测完了晒,稻子就能卖个好价钱了。老伴儿也凑过来,听着小伙子的讲述,我们的心里乐开了花。

那年收完最后一茬稻子正赶上国庆,我从樟木箱里翻出一面国旗——那还是孙子上小学时得的“爱国小标兵”奖杯,边角都有点卷了,细细展开,插在门上,风一吹,红得亮眼。想起孙子小时曾问我:“爷爷,稻穗为啥低着头呀?”我的回答是:“这米,是稻穗熬了3个多月才养出来的。它低头,是不想把风把米粒吹掉。就像咱过日子,把实惠揣在怀里,不张扬。”

我捧着新米走进厨房,随着电饭煲“咔嗒”一声响,满屋都是稻香。这弥漫千年的稻香里,藏着最真实的中国——是老伴儿掌心的温度,是科技带来的省力,是稻穗弯腰时的实在,更是庄稼人,用一双手一双手托起来的丰收。此刻,窗外的稻浪又起,风拂过的声音,多像这片土地轻声的吟叹,温柔,还带着劲儿。

正定访古

孟鸿鹏

正定,枕滹沱河悠悠流水,阅尽千年晨昏,孕育出燕赵大地独有的厚重与温婉。隆兴寺,百姓口中亲切唤作大佛寺的千年名刹,是古城最动人的文脉归宿之一。河北早有民谣流传:“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趁着秋风和爽、硕果飘香,我来到正定隆兴寺路古寻幽。

踏入古刹,迎面便是那面双龙琉璃照壁。黄绿琉璃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依旧流光浅浅。壁上双龙腾跃,身姿矫健,盘旋于云水之间。一壁相望,便隔开了市井的车马喧嚣,为这场古寺漫游,铺开一段清宁的序幕。

跨过三路石桥,脚下的青石板被岁月与游人的步履磨得温润光洁。石缝间,浅浅青苔悄然生长,檐角悬铃随风轻摇,叮咚清响漫过庭院,正所谓“风摇檐铃响,清韵满庭芳”。

走过天王殿,一方沉寂的殿宇遗址静卧于院中,这便是昔日盛极一时的大觉六师殿。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世事浮沉,盛衰变幻,多少琼楼华屋终归于尘土,唯有文脉风骨,亘古不曾消散。立于残垣之前,在今昔对照间,体会岁月的深沉。

拾阶缓步前行,摩尼殿翩然入目。这座北宋皇祐年间遗存的殿堂,是海内独一份的十字抱厦古建,梁思成先生叹其“艺臻极品”。重檐舒展,如飞鸟振翅,斗拱层叠交错,全凭榫卯咬合,不施寸钉,便撑起千年风霜。宋式古建的端庄大气与玲珑雅致,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古代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

步入殿内,柔光漫过四壁,一室静谧。宋代造像端坐莲台,眉目慈悲,神态安然。四壁明代壁画虽已淡去几分艳色,却依旧气韵绵长。线条婉转飘逸,人物栩栩如生。宏大的世间万象,在斑驳的墙壁

间缓缓铺展,仿佛一脚踏入悠远的古代画卷。殿北悬山之上,便是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坐观音。一足踏莲,一足轻抬,身姿悠然舒展,眉眼低垂,温婉柔和。无论站在殿中哪一处,抬眼望去,都似与塑像目光遥遥相望。

走出摩尼殿,古柏虬枝舒展,树影婆娑,斑驳光影洒落青石地面。行至转转藏阁,又见一处千年匠心。阁内那座宋代巨型转轮藏,直径7米,八角木构,巧夺天工。只需轻轻一推,庞大的木橱便缓缓转动,寓意轮转不息、文脉长留。

一路向北,大悲阁巍然耸立,三层五檐,气势恢宏,是整座古寺的精华所在。阁内,便是民谣里的“正定菩萨”——北宋千手千眼观音铜像。相传开宝年间,宋太祖下诏造像,三千工匠耗时四载,熔铸铜像。民间还有鲁班化身老者,指点堆土为山、就地浇铸的传说,更为这尊巨像蒙上一层传奇色彩。一尊青铜造像,熔铸的不仅是古人的愿心,还有万千工匠的精诚。

行至寺院后方,毗卢殿尤为清雅幽静。庭院碑碣林立,其间的隋代龙藏寺碑,被誉为“隋碑第一”。碑文字迹古拙苍劲,一笔一画,记录着古寺的缘起,佛刻下燕赵大地的悠悠文脉。

游走隆兴寺,一殿一阁,一像一碑,一砖一瓦,皆藏岁月故事。这里有宋建古构的精妙,有彩塑造像的温婉,有碑刻丹青的风骨,也有代代相传的民间轶闻。世事更迭,烟火岁岁,古寺历经战火风雨,依旧安然矗立,守望人间。

夕阳西垂,落日余晖漫过红墙。辞别古寺,晚风拂衣,余韵萦绕心头。“流水千年事,清风万古心。”古刹不语,却将千年的安宁,深深留在心底。愿山河岁岁安好,文脉代代绵延。

十月,我的那粒微光

张宏宇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时的模样
当我出生时,你已是新升的太阳
瓦片上的霜,化成晨露
麦浪在十月,翻涌成金黄

母亲说,那年
旗子像火,烧穿了旧衣裳
而我的胎记,是一枚小小的徽章
烙在胸口,不声不响

后来,我在课本里
抚摸你千年的伤
每一道沟壑,都是未愈合的
也是不曾断裂的墙

我在南方的小镇
看潮水涨了又涨
渔人的号子,把落日喊成
一面不落的帆

我在北方的雪原
听风声把寂静擦亮
每一片雪花,都认得
回家的方向

今夜,我把所有的灯点亮
怕你归来时,看不清我的脸庞
你是我从未说出口的
那个最滚烫的字

在唇齿间,在血脉里
在每一次心跳的间隙里藏
我小小的悲欢,是你
辽阔版图上,一粒微光

当鸽群飞过广场
我听见,所有的河流都在歌唱
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你是我诗里,永远写不完的一行



稻浪 木 岩 摄

风穿过我的祖国

周广玲

我读过课本上那些泛黄的
章节
读过雪山草地,读过窑洞的
灯光
那些名字刻在石碑上,也刻在
爷爷讲的故事里,带着泥土的香

我想起汨罗江边那个身影
想起洞庭湖上,忧乐二字写得
滚烫
想起黄河岸边,有人唱起号子
纤绳勒进肩膀,却拉直了脊梁

我走过长安街,走过南京路
走过每一块被岁月磨亮的石板
石板下面,埋着多少双草鞋
多少双草鞋,踩出了今天的模样

我看见博物馆里的陶罐
盛过汉唐的月光,宋元的霜
我看见一本书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可爱的中国,我的
家乡

我听过梅兰芳的唱腔
听过洗星海黄河在怒吼
听过开国大典上那一声宣告
从此,每一个秋天都值得等候

十月的风,吹过五千年
吹过废墟,也吹过花开
我还是那个站在人群里的
孩子
仰着头,看着红旗,慢慢飘
起来

我写不出华丽的篇章
我只知道,每次看见国旗升起
心里就涌起一股热流
说不清为什么,已湿了眼眶